

丽人

君娃



君娃,学名沈君。年少欲学画,未成。幸而找到写作的出口,发表过百万文字,出版过一本书,获过若干奖项。如今涉足画界,入过几次展,亦得过几回奖。余生渴望有一画室、两亩闲田,码字画画种花。

太阳离我们最近的时候,记忆会被放大。

我与那一车花草隔着一条马路,那一条马路此时便是几十年的时空,虽然带着隐形眼镜,我依然目光如炬,并准确地穿越了时空——掩映在那些花草中的,果然是伴我童年的“丽人”,此刻她一张笑脸正对着我,热切,若有所思。她被一个卖花老人丢在一个极不起眼的板车上,周围挤满了各种花草,几个人围着车和老人讨价还价。

觉得自己有些辜负了她,她结实的枝干上除了迎着我笑的那一大朵花,还足足有近十朵饱满的花骨朵儿,我却仅仅只花了二十元,她就归我所有了。二十元,在淘宝上买东西,也足够付个快递的费用,而我的“丽人”和那一去不回的童年时光,岂是二十元钱可以买来的?卖花老人却很是心满意足,他格外慷慨地给了我一个最大最新的塑料袋,好让我把她带走,只因我是这一拨人中,唯一不还价的买主。

归我所有的“丽人”花紫红色,花瓣边缘镶白色,花径10厘米,株高50厘米,直立,她的学名叫作大丽菊。

她艳丽,奔放,自由,却不惯于防备。

越过她,便看见特克斯县的雪山,看见童年的我为躲避午休,从家里溜出来,沿着院落外的墙根,顺着一条沟渠一路走,这一湾水的尽头有什么?“嘶——”我倒吸一口气,疼痛停止了探寻的脚步,一道鲜艳的红线呈现在腿上,少刻便出现了浮雕效果。镶着锋利齿状花边的杂草,从黄土缝里钻出来,很大很大的毛毛虫,也支棱着一身刺儿在杂草的丛林中潜伏。疼得想哭,一抬头,不远处“丽人”也在这危机四伏的田野里,于是,一朵花便沦陷了一个正午,和此刻的情景如此相似。

说来也是奇怪,童年的家门前就有一个果园,苹果花、杏花、梨花、红姑娘(新疆一种特有的植物)……什么花儿没有?可我独独对大丽菊

情有独钟,她在我心中是唯一可以和向日葵相媲美的植物。

在童年,唯一每天自觉去做的功课是涂鸦,记忆里,她和向日葵是我涂在纸上好几年未变的主角——一个女孩儿,直立着,着洋衫子(新疆汉语,连衣裙的意思)双手张开,做拥抱太阳状,女孩的头上永远戴着硕大一朵花,那花儿起初是向日葵,那日以后便有了大丽菊。对女孩的勾勒完全是大而化之,唯独对头顶这朵花的描绘是细致的。不过后来也有些细微变化,那个女孩不再拥抱太阳,改为双手上举,举着这朵花儿。父亲练字的时候,总喜欢在我的画上题词:

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!

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,七十年代末,我就是一小屁孩儿,绝对没有这样的觉悟。

美国教育家罗

恩菲尔德认为,涂鸦是儿童把思想与绘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意识觉醒。现在回过头去想,应该是这样。大自然通过一株普通的植物,让我懵懂的心灵有了某种觉醒,那是对于美的认知——所有因健康而美好的事物,一定是可以华丽丽站在阳光下的,就如我的大丽菊。所以,她在我心中如此这般浪漫了几十年。

两年前回过一次新疆特克斯县童年的家。

是家门前那株白杨不在了吗?于是果园也不在,沟渠也不在,甚至八卦街中心的毛主席语录塔也被拆掉了。我遍寻童年未果,却在离开特克斯县的路上,在一家餐馆的院落里看见了怒放在阳光下的大丽菊。

那是一个小小的菜园子,种着时令的蔬菜,无非是辣椒西红柿之类,一株粗壮的大丽菊站岗似的,立在菜园子的边角上。碗口大的花朵把粗壮的茎都压弯了,她的颜色是正红色,被正午的阳光一照,折射出绸缎般的质感,又高贵又热烈。那一刻,我的心欢快如葡萄架下,维吾尔族老汉用弹布尔奏出的乐曲。

所谓幸福,就是与你心心念念的一样东西,再次相遇于明媚的阳光下吧?我越过一条马路,因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卖花人,在远离童年的淮河岸边又拥有了一株我自己的大丽菊。

只是,我该如何让她在这小小的一堆土中保持热烈、高贵、浪漫的品质?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

我这么想的时候,记忆便次第熄灭。



那些花儿

na xie hua er

早凋的油菜花

程建华

忽一夜春风,吻醒了万物,晨曦笼罩的村头刹那郁郁青青,狗尾草、节节草、木耳菜,皆在晨光里左顾右盼。田畈上,金黄的油菜花开了,阳光一点点煦暖,每片花瓣皆舒臂伸腰,恣意奔放地笑着。胖嘟嘟的蜜蜂,黑衫黄裳,嗡嗡,花丛间追来逐去。微风一荡,万千朵花儿一齐搔首弄姿,村庄就浸润在醉人的芬芳里了。

庄上的小伙伴全出动了,大家挥舞着花花绿绿的衣褂,叫着嚷着跑进田畈,把成群的蜜蜂往土墙边赶,蜂子慌不择路,见墙上有个洞,嗡一声,顾头不顾屁股地钻进去,喘着气说可算安全了,却不知正中圈套。

春生顾不得拍打沾了一身的金黄花粉,嘻嘻笑着,地上拾根棍儿,戳进洞里,掏啊掏啊,一会儿蜂子就受不了了,撅着肥胖的屁股,手脚并用退出来,一只亮晶晶的小玻璃瓶早守在洞口了,蜂子嗡一声展翅掠起,不偏不倚就钻瓶里去了,砰,脑袋结结实实撞上瓶底,吧嗒,七荤八素躺下了。哈哈,刚刚采完花粉的蜂子估计一辈子也想不明白,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,究竟发生了啥事?追蜂捕蝶,嬉笑打闹,这才是我们最欢喜的时光。万里晴空,比铺满细沙的河底还干净,飘荡的白云,时而像马,像牛,像狗,像鸡,像鸭,像一切我们见过的动物,它们在澄澈的天宇下打闹奔跑,跑着跑着,就变幻了身形。

穹顶之下,春生,黄狗,黑猫,大红公鸡,人畜皆在狂呼乱叫。春光醉人,打碗花羞红了脸,装点着青青竹篱,篱边每一个跑得大汗淋漓的伙伴,每一只叫得声嘶力竭的鸡鸭,似乎都迸发出了自己最炽烈的热情。

春生,你长大了要做什么?我站在田埂上,仰脸崇拜地望着春生。春生比我高出半截,虎头虎脑的,剃个寸头。春生的数学成绩特别棒,老师出的题目,我们绞尽脑汁还没想出个头绪,春生漆黑的眼珠子一转,早大声说出答案了。

我要当舰长。春生闪亮的脑门上热汗涔涔,满畈的油菜花映得他神采飞扬。春生的小叔在上海当兵,去年夏天,小叔穿着一身雪白的海军服回村探亲时,全村人争着去看,涌动的人潮像沸腾了的大海。小叔归队后,当舰长就成了春生日夜挂在嘴边的梦想。

春生,大海有多大呀?到时我们能去你的军舰上看看吗?小伙伴们围着春生,小心翼翼地问。我们都相信春生长大了能当舰长,像相信油菜

花到了三月就要开满田畈一样。春生的数学成绩那么好,春生的小叔是海军,春生不当舰长谁当舰长?

能啊,到时你们都去。春生揩了揩满脑门子的汗,一溜烟跑到小河边,弯腰打开玻璃瓶塞,那只金黄的蜂子滚落进河里,拼命地在水里挣扎着。看,这只蜂子如果是军舰,那小河就是大海。春生虽然没见过大海,但大海的样子,小叔已告诉过他许许多多回了。

春生,快,军舰要翻了。一个小伙伴指着快沉下河里的蜂子,慌乱地喊。没事,翻不了。春生胸有成竹地伸出根棍子,快要溺水的蜂子一把抱紧棍子,一动不动了。

我妈说了,等油菜收了,菜籽榨油卖了钱,就带我去上海找小叔。春生骄傲地说完,抖了抖手里的棍子,那只憨憨的蜜蜂或是晒足了太阳,忽然展开翅膀,嗡一声腾空而去,阳光下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。春生呆了呆,涨红了脸嚷:长大了我也要造出能飞的军舰。

小伙伴们一阵欢呼,大家都盼着油菜早点丰收,盼着春生早点去上海,回来了告诉我们大海究竟长什么样儿,更盼着春生早些造出能飞的军舰,好带着我们从大海飞上蓝天。

那是我们最满怀憧憬的一个春天上午。

春生终于没等到去看大海,那年油菜花凋落的时节,春生匆匆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。

那是个残阳如血的黄昏,畈上的油菜刚结出嫩嫩的荚,春生脸色煞白地从学校回来,刚进家门扔了书包就咕咚倒在地上嚷嚷肚子痛。等春生父亲一脚黄泥跑去求神讨了符水回来,春生只哆嗦着说了最后一句话:大,把我……书包捡起来,晚上还要写作业。

春生埋在离村不远的一个小岗上,每到春天,油菜花遍野盛开,花香十里,成群的蜜蜂如一架架金色战机,围着土岗嗡嗡飞舞,守护着那个本可以成长为舰长的男孩。



程建华,潜山市作协主席,本报副刊编辑。小说、散文百余篇,散见于《北方文学》《港台文学选刊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散文百家》《佛山文艺》《飞天》《延河》《阳光》《奔流》《椰城》《骏马》《牡丹》等省市刊物。